建道學刊 **42 (2014): 197-217**

二十世紀初基督徒傳道者接觸中國穆斯林的知識準備——梅益盛及其文字工作的評析[1]

黃玉明
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梅益盛（Isaac Mason）傳教士於1927年參與中國穆民交際會，並負責《中國穆民交際會季刊》（*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的出版。他委身在這項文字工作上，一直到1932年退休。回國後他仍繼續投稿給《中國穆民交際會季刊》，竭盡忠誠至1939年離世。他為預備基督徒傳教者（包括傳教士和中國信徒）接觸中國穆斯林，一方面搜集基督徒著譯的有關伊斯蘭教的著作，一方面又搜集伊斯蘭教的文字書刊。他搜集刊物和書籍，閱讀並掌握其中的內容，加以翻譯和評介。梅氏從基督教的角度，作為局內人分析基督教的書籍和刊物，又作為局外人看伊斯蘭的書籍和刊物。

[1] 本文初稿完成於2013年10月8日；並發表於在華中師範大學舉行的第三屆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對話學術研討會「本土經驗——中國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相遇和對話學術研討會」，2013年10月17至20日。本文只作了少量的修訂。

梅氏評介的視覺需要考慮三方面：一是接觸的文字本身，它的來源；二是傳遞知識的直接對象；三是從傳道的角度考慮福音對象的需要和認知能力。筆者將從他的論點，並他的文章和書籍的選擇和處理，分析其中顯然和隱然的立場，並作出評論。

一　梅益盛傳教士中國行

梅益盛（Isaac Mason，1870-1939年）於1893年為英國公誼會傳教士，在中國四川重慶宣教。[2] 1895年，他與1894年加入這個差會的貝克威絲（Esther L. Beckwith）結婚。[3] 梅氏在重慶宣教二十三年，一直至1915年。然後，他在中國事奉的下半場是在文字工作上。

（一）華西傳教士發現穆宣文字工作的需要

梅益盛在四川宣教，在他的眼中，這裏比較其他中國省份擁有更多穆斯林人口。[4] 1899年，華西宣教會議在重慶召開，為此地的宣教事業帶來三方面的發展：（1）成立華西差會的顧問委員會（Advisory

---

[2] Robert J. Davidson and Isaac Mason, *Life in West China: Described by Two Residents in the Province of Sz-Chwan* (London: Headley Brothers, 1905; reprints, Kessinger Publishing, [n.d.], 176. 公誼會在華西四川建立宣教工作的簡述：公誼會，又稱貴格會（Qakers, members of the 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1868年建立Friends' Foreign Mission Association以發展海外宣教，1884年開始差派第一位傳教士Henrietta Green往中國四川宣教，但因是單身女性而被英國使館拒絕簽發護照；1886年Robert J. Davidson一家由英國起程，要前往四川建立福音站，1890年才成功在重慶建立（頁161～174）；"Friends' Foreign Mission Association, Chung, Szchuen," *China Mission Hand-Book*, 151.

[3] "Pickens, Claude L., 1900-1985. Claude L. Pickens, Jr. Collection on Muslims in China: A Finding Aid," <http://oasis.lib.harvard.edu/oasis/deliver/~hyl00001> (accessed 25 June 2014); Davidson and Mason, *Life in West China*, 182.

[4] Isaac Mason, *The Mohammedans of China*, 1: "...we may assume the number to be about eight millions, scattered over the whole country, but found in larger proportions in Kansu, Yunnan, Szechwan and Chihli, of China Proper, and in Sin Kiang and Chinese Turkestan on the North Western borders."

Board）；（2）建立華西聖教書會（West China Religious Tract Society）；（3）開始製作《華西宣教月訊》（*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5] 梅益盛被委派為華西聖教書會成立委員會的委員。[6] 在宣教會議中，當討論基督教文字工作時，其中敘府（Sui-fu）的費爾斯（A. H. Faers）提到向中國穆斯林宣教需要有文字工作：

> 敘府有八百個穆斯林家庭。我在他們中間的經驗也引導我強調特別為他們預備書會的需要，我曾嘗試派給他們聖經的部分。但他們拒絕它們如毒藥。我當時想到，可能如果我們有合適的冊子，他們或許已經接受了。[7]

故此在建立華西聖教書會時，該地區的傳教士們已經意識到和顧念到當地穆斯林的需要。

1915年，公誼會借出梅益盛，讓他離開重慶轉往上海參與中華廣學會（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8] 的事奉。中華廣學會創立於1887年，目的是印刷中文書籍、報刊、小冊單張，以支持基督教文字傳教工作。[9] 梅氏於廣學會從事文字工作共十年，[10] 他對預備傳教者向

---

[5] Davidson and Mason, *Life in West China*, 158.

[6] *Records of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Conference at Chungking, Jan, 1899*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9), 7.

[7] *Records of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Conference at Chungking, Jan, 1899*, 166.

[8] 1887年創會時稱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1906年以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為名。*Christian Literatur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s in China: A Brief Resume of the Story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1)*, <https://archive.org/details/cu31924022920304>(accessed 20 May 2014); "Missionary Periodicals Database," <http://divdl.library.yale.edu/missionperiodicals/viewdetail.aspx?id=693> (accessed 20 May 2014)。

[9] 李志剛：〈華人基督教文字的回顧與展望II：廣學會個案研究〉，發表於第二屆華人文字事工研討會，台北，1993年8月19-21日。<http://www.acp.org.hk>（2014年6月25日下載）。

[10] 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委會編，蔡詠春、文庸、段琦、楊周懷譯：《1901-1920年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1230-31；A. J. Garnier, "Isaac Mason and the C. L. S.,"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July 1939, 43-44。

穆斯林宣教的書冊出版懷着極大的負擔。1925年，公誼會本要將梅益盛調離中華廣學會，但梅氏改以經商形式留在上海，繼續中華廣學會的事奉。[11]

（二）梅益盛參與中國穆宣的文字事工

1917年，茲威默（又譯為池維謀、史文模〔Samuel Zwemer〕，1867-1952年）探訪中國，鼓勵人們投身中國穆斯林的宣教工作，梅益盛受到感動。自此，梅氏的名字便與這方面的文字工作連在一起，中華廣學會甚至在他死後於紀念他的文章題目上尊稱他為「中國穆斯林的使徒」。[12] 在承擔使命上，他首先極力搜集伊斯蘭教在中國的書冊，[13] 為的是要認識穆斯林，明白他們的刊物，以致能有效地預備向穆斯林宣教的相關基督教書冊。[14] 梅氏這方面的譯著出版始於1919年。

聖公會浙江教區主教麥樂義（Rev. H. J. Molony，1865-1939年；1908-1928年任主教）自1926年參與成立中國穆民交際會（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一個教會聯合的事工機構，特別為向中國穆斯林宣教而設的。[15] 1927年，全國基督徒協進會（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從美國廣學會（American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得到小量金額的資助，將之授予中國穆民交際會作為穆斯林

---

[11] Garnier, "Isaac Mason and the C. L. S.," *Friends of Moslems*, July 1939, 43-44.

[12] C. L. P., "An Apostle to the Moslems in China," *Friends of Moslems*, July 1939, 42.

[13] 梅益盛的搜集，由紐約公共圖書館買了。C. L. P., "An Apostle to the Moslems in China," 42.

[14] C. L. P., "An Apostle to the Moslems in China," 42.

[15] "The Rt. Rev. H. J. Molony, DD," *Friends of Moslems*, July 1939, 42. 內地會宣教士海春深（George. K. Harris，1887-1962年）也因着茲威默（Samuel Zwemer）於1917年的中國之行而受感動，願意回應中國穆斯林的福音需要。他也於1927年有分於中國穆民交際會的建成。"George Kaufelt Harris, 1887-1962,"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www.bdcconline.net/en/stories/ h/harris-george- kaufelt.php> (accessed 1 October 2013).

福音工作之用，開展了梅益盛參與的《中國穆民交際會季刊》（*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簡稱*Friends of Moslems*〔《友穆》〕；中文版《友穆季刊》於1936年始出版）的出版工作。

二　梅益盛在《中國穆民交際會季刊》為穆宣預備的著譯

1927年，《中國穆民交際會季刊》（以後簡稱《友穆》）創刊，一直刊印至1951年，隨着傳教士離開中國時而結束。1927至1936年，梅益盛參與編輯和投稿的工作。他退休後的四年，即1932至1936年間，他的投稿也不斷。

在《友穆》季刊的創刊年第二期（1927年7月）交代了建立中國穆民交際會的目的，麥樂義主教在穆民交際會開會時（1927年5月10日）說：「……要聯合所有穆斯林的基督徒朋友——那些為中國伊斯蘭教信徒福音化祈禱和努力的人。」[16] 這期季刊也展示了一個需要——中國傳道人缺乏穆斯林信仰和生活的知識。[17] 至於梅益盛在中華穆民交際會的主要責任，就是要加強穆民福音工作的文字事工。[18]

（一）中國伊斯蘭教書籍和基督教穆宣書籍的研究

梅益盛徹底研究了中國伊斯蘭教書籍，和基督徒為穆宣預備的特別書籍。有關基督徒為穆宣預備的特別書籍之研究成果——〈為中國

---

[16] "May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riends of Moslems*, July 1927, 1.

[17] "May Meeting of the Society," 3.

[18] "Five Years," *Friends of Moslems*, October 1931, 1.

穆斯林的基督教書籍記錄〉（"Notes on Christian Literature for Chinese Moslems"），於1927年《友穆》創刊年時刊載。[19] 至於有關中國伊斯蘭教書籍的研究，即〈中國伊斯蘭教書籍記錄〉("Notes on Chinese Mohammedan Literature")，則於1925年《友穆》未創刊前已在《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期刊》（*The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刊載，[20] 距離梅氏於1919年在上海中華廣學會開始出版穆宣文字工作有六年了，可算是在中華廣學會時期的一個重要成果。

梅益盛在《友穆》創刊（1927年）九年後，也是梅氏退休（1932年）四年後，於1936年做了一個補充，在《友穆》刊載了〈中國伊斯蘭教書籍補充記錄〉（"Supplementary Notes on Chinese-Mohammedan Literature"）。[21] 總的來說，梅氏出版有關穆宣的書冊的文字成果都展現於1919至1936年期間。在畢敬士（Claude L. Pickens）的庫藏裏，有一個部分正是梅益盛於1919至1936年的著作。[22]

甲　中國伊斯蘭教書籍

〈中國伊斯蘭教書籍記錄〉共有318項。補充版則包括：四項是從前提供了書目但未能提供內容的，當搜尋到書籍後便補回；另外新加上六十項。[23] 梅益盛借用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年）的想

---

[19] Isacc Mason, "Notes on Christian Literature for Chinese Moslems," July 1927, 6-11; October 1927, 8-15; December 1927, 5-11.

[20] Isaac Mason, "Notes on Chinese Mohammedan Literature," *The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5): 172-215.

[21] Isaac Mason, "Supplementary Note on Chinese-Mohammedan Literature," *Friends of Moslems*, January 1937, 14-26.

[22] Claude L. Pickens, created, "Rev. Claude L. Pickens, Jr. Collection on Muslims in China: A Finding Aid." Harvard Yenching Library Library,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3] Mason, "Supplementary Note on Chinese-Mohammedan Literature," 14.

法，說明十九世紀中伊斯蘭教中文書籍的匱乏。[24] 他表示穆斯林雖在中國超過十二個世紀，但是以中國本土語言闡釋其信仰和生活的不多，有的也不重要。偉氏搜尋到的是周士騏：《修真蒙引》（1672年）；馬伯良：《教欵捷要》（1678年）；劉智：《天方典禮擇要解》（出版日期不詳）；《回回原來》（出版日期不詳）及穆汝奎：《清真原始闡義》（1837年）五本。他認為穆斯林的聖書和禮儀差不多都以阿拉伯語保存。偉氏的《中國書籍的記錄》（*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是於1867年出版的，距梅益盛搜集的時間相差六十年；而梅氏則已能尋索到三百多項了。其中超過一百項是在這六十年間（1867-1925年）出版的；之後的十二年也有相若甚至超過這數字的出版。由此可見，十九至二十世紀，伊斯蘭教的文字事業愈來愈繁盛。此外，我們也要留意，中國伊斯蘭教書籍不少是沒有著譯日期的，大致不屬學術書籍，而是穆斯林羣體的坊間書籍。

表一：梅益盛搜集的中國伊斯蘭教書籍的著譯年期分布

	1867年前（超過十二個世紀）	1867年後	沒有出版時間	總數
〈中國伊斯蘭教書籍記錄〉（**1925**年）	**35**（包括偉氏**5**項；十九世紀的**10**項）	**106**	**177**（包括十九世紀作者馬復初和馬聯元的**6**項）	**318**
〈中國伊斯蘭教書籍補充記錄〉（**1937**年）	**1**	**27**	**32**	**60**
			總數	**378**

注1：沒有出版時間欄也包括：只有重印時間，或最近期前言時間。其中也有十九世紀作者馬復初（1791-1872年；第148、155、264、272、292項）和馬聯元（1841-1903年；第261項）的。

注2：1867年前欄，但屬十九世紀的出版有10項，其中也有馬復初的（第143 [1866]、247 [1866]、267 862]、268 [1851、298 [1863]、299 [1863]等6項）。

[24] Alexander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Introductory Remarks on the Progressive Advancement of the Art; and a List of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Into Various European Languag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ebook, < http://books.google.com.hk/> (accessed 2 October 2013), 145.

乙　基督徒為穆宣預備的書籍

〈為中國穆斯林的基督教書籍記錄〉共有六十五項，有九項是梅益盛於1919至1926年出版的。其中他翻譯的六項：四項於1919年，二項於1920年；另外他修正和重寫的二項：1925和1926年各一；以及他選擇的一項，屬伊斯蘭教書籍作為戒酒勸說的——劉聖：《回聖對於酒毒之訓詞》（*Warning against Intoxicants*），梅氏在其中也加上了他自己簡單的勸說。他是從可成效的角度評介這小冊：「作為戒酒小冊派給穆斯林是好的」（Good to give to Moslems as a temperance tract），[25] 按內容出處並不是基督教的，因此這小冊應該放在中國伊斯蘭教書籍之記錄內，而不屬於基督徒為穆宣預備的書籍。梅氏以穆斯林讀者之信仰來推動他們戒酒，證明他也相信在基督教外的世界有導人向善的教導。他因着這信念，誤把這以伊斯蘭教為主要源頭的小冊放在基督教書籍名單中。

1925年，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圖書館（Library of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預備了一份他們的〈中國基督教出版書籍〉（"Chinese Christian Publications, 1925"）名單，只有書名和分類。其中三本是有關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聖教書會（RTS, Religious Tract Society）：《回教歸化記》（*Islam for Christ*）、W. R. W. Gairdner：《耶回指正》（*Christianity and Mohammedanism*）、W. H. T. Gairdner：《耶回談判》（*Mohammedanism*），[26] 另一本為P. K. Ling：《諸教參考》（*The Comparative Religion*），[27] 若以梅氏預備的與這份書單比較，梅氏的書是更專更多。

---

[25] Mason, "Notes on Christian Literature for Chinese Moslems," October 1927, 12.

[26] 在〈為中國穆斯林的基督教書籍記錄〉（"Notes on Christian Literature for Chinese Moslems"），有《回耶指正》（*True View of Christianity and Mohammedanism*）和《回耶談判》（*Mohammedanism and Christianity Discussed*）兩本書的記錄，在中英文書名上有出入，後者作者卻清楚是同一人：W. H. T. Gairdner of Cairo。兩本書都曾經由梅益盛修正和重寫。

[27]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Chinese Christian Publications, 1925, Library of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The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6): 399-422. 筆者未得考證《諸教參考》是否也包括伊斯蘭教。

預備書籍記錄的同時，梅益盛將對穆宣參考價值大的書冊推出銷售，讓傳道人能接觸得到。1930年的一份十一本書的清單，正是包括以上他翻譯、修正和重寫的其中八項（減去《回聖對於酒毒之訓詞》，因不屬傳道範圍）：《穆罕默德傳》（*The Life of Mohammed*，譯於1919年），共88頁；《回經中的麥西哈》（*Christ in Islam*，譯於1919年），共35頁；《麥西哈爾撒》（*Jesus Christ*，譯於1919年），共14頁；《真主恕罪法》（*The Forgiveness of Sin*，譯於1919年），共38頁；《穆民宗仰福音記》（*Sweet First Fruit*，譯於1919年），共124頁；《重道輕財記》（*Ghulam Jabbar's Renunciation*，譯於1920年），共68頁；《自證歸真記》（*A Mohammedan Brought to Christ*，譯於1920年），共13頁；《回耶指正》（*Christianity and Mohammedanism*，修正和重寫於1925年），共21頁，及《回耶談判》（*Mohammedanism*，修正和重寫於1926年），共50頁。再加上兩項：一為茲威默（Samual Zwemer）的《阿拉伯遊記》（*Arabia in Picture and Story*），共62頁；一為梅氏最新編寫的《回教與基督教合論》（*A Primer on Islam*），共51頁。[28] 從出版書冊的頁數看來，大部分都是60頁左右或以下，這正符合聖教書會的方針：「有其他出版商發行中文基督教書籍，但是為普羅大眾預備小冊則是不同聖書會的首要責任。」[29]

（二）其他中國伊斯蘭教研究

梅益盛在預備第一份中國伊斯蘭教書籍前，於1921至1922年間出版了《阿拉伯先知》（*The Arabian Prophet*）和《中國伊斯蘭教徒》（*The Mohammedans of China*）。然後在出版兩份〈中國伊斯蘭教書

[28] Mason, "Notes on Christian Literature for Chinese Moslems," July 1927, 12.

[29] "Recent Christian Literature,"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25, 376.

籍記錄〉和〈為中國穆斯林的基督教書籍記錄〉後，於1927至1932年在《友穆》事奉期間寫了幾篇重要的專文，分別為〈穆斯林之友的提示〉（"Hints for friends of Moslems," 1928）、[30]《回教與基督教合論》（*A Primer on Islam*, [1930]，內容簡介提到「一個清楚的伊斯蘭教信仰和生活的述說」[31]）、〈中國伊斯蘭教：何時、如何第一次來〉（"The Mohammedans of China: When, and How, They First Came," 1930; *When and How Muhammadanism Entered China*, 1932）。

梅氏預備的十一本小冊，連同兩個附有內容簡介和評論的書單，並以上幾本認識中國伊斯蘭教的基礎書籍，成為了預備傳道者知識的組成部分。

其餘還有：《為中國讀者的阿拉伯故事》（"Arabian Stories for Chinese Readers," 1928）、《中國穆斯林年代誌》（"Chinese-Moslem Chronology," 1931）。梅氏也留意伊斯蘭教的新動向，包括（1）古蘭經的中文翻譯[32]和（2）《阿赫邁底亞運動》（"The Ahmadiya Movement," 1932），以及推動這運動的穆斯林為他們的宣教而撰寫的宗教比較書籍：《伊斯蘭教：人性的宗教》（*Islam, the Religion of Humanity*）；《穆斯霖的祈禱》（*Islamic Institution of Prayer*）和《問題》（*The Muslim Catechism*）的介紹。[33]

---

[30] Isaac Mason, "Hints for Friends of Moslems," *Friends of Moslems*, April 1928, 2-13; "Bibliography: A Selected List, by No Means Complete," *Friends of Moslems*, July 1928, 6-10.

[31] "Publications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16.

[32] Isaac Mason, "A New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Koran," *Friends of Moslems*, April 1934, 25; "Another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Koran," *Friends of Moslems*, July 1935, 55.

[33] Isaac Mason, "The Ahmadiya Movement," *Friends of Moslems*, January 1932, 5-7; Isaac Mason, "Moslem Publications in Chinese," *Friends of Moslems*, April 1931, 24-26.

三　穆宣基督徒在文字工作的進路

梅益盛建基於巴頓（Dr. James L. Barton，1855-1936年）的《對伊斯蘭教的基督徒進路》（*Christian Approach to Islam*, 1918）[34] 著述了〈友穆的提示〉，以及《回教與基督教合論》。筆者相信後者也包括前者，因後者簡介內容提到包括「這小冊為那些在穆斯林中間工作的人提供一些有價值的提示」。[35] 此外，筆者從梅氏在《友穆》第一次會議的分享確認他的研究心得：在預備穆宣書籍和接觸穆斯林時，都要用穆斯林的用詞。事實上，他在1919年翻譯基督徒穆宣資料的同時，預備了一份〈中國穆斯林用詞〉，這反映梅氏作為傳教士，對宣教對象需要的敏感。

（一）有關中國伊斯蘭教知識的準備

梅益盛寫了一本《中國伊斯蘭教徒》（*The Mohammedans of China*）介紹中國穆斯林。[36] 其中反映他或其他傳教士在當代的嚴謹學術態度，務求精確。

甲　中國穆斯林人口：調查員方式

面對中國穆斯林人口的不同估計，梅氏將其中太高太低的、衝突的、叫人難以接受的數字排除，如一個省的和全中國的相若數字。繼而提到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用的調查方法。海恩波寄給傳教士問題，然後收回二百份回覆，將加起來的大概人口數字，大約取了個中位數。（頁1）

---

[34] J. L. Barton, *The Christian Approach to Islam* (Boston: The Pilgrim Press,1918).

[35] Isaac Mason, "Hints for Friends of Moslems," 2-13.

[36] Isaac Mason, *The Mohammedans of China* (Charleston: Bibliolife, [n.d.]). 接着的注釋只記載頁數於括號內。

乙　伊斯蘭進入中國的歷史

1. 尋找同期的文獻資料佐證

a. 中國穆斯林書籍：梅氏在這方面搜集到的中國穆斯林書籍（書目有150個，已找到其中100本；另一份1925年的〈中國伊斯蘭教書籍〉則增加至書目318個，已找到超過240個。[37] 書籍數字反映前者撰寫於1925年之前），都屬近三百年的著述，沒有與中國穆斯林提出的伊斯蘭教進入中國的年份相近的資料。故此，對梅氏來說，並沒有滿意的證據。（頁1）

b. 來華的阿拉伯人的著述：梅氏也不僅在中國穆斯林書籍中搜尋，他也搜尋來到中國的阿拉伯人的書籍，包括阿拉伯地理學家和阿拉伯商人的所見所聞。（頁4）

c. 中國歷史文獻：不同朝代的有關記錄，如出使中國的穆斯林；也記錄其中如中國穆斯林稱謂的發展。（頁4）

d. 來華的歐洲人文獻：馬可波羅（Marco Polo）的描述。（頁4）

2. 在中國的有關石刻

另一史料是石刻。評估包括：（1）其中內容與歷史的相符性，如入中國的時間和立石的時間，和穆罕默德得降示等歷史時間是否相符。（2）評估和排列其中的原始源頭和之後的複本，在處理上以原始源頭為重心。（3）參考其他人（如海恩波）的證據論點，同意海氏的理由。（頁2～3）

---

[37] Mason, "Notes on Chinese Mohammedan Literature," 173.

（二）有關基督教傳道資料和態度的準備

梅益盛認為首先要意識基督徒和穆斯林雙方可能有誤解，一方或是解釋得不夠清楚，一方或是誤會了所聽所讀的。

第二，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信仰要點上有相同和不同。對話要從大家同意的開始，然後要以友善的態度轉到不同的信仰要點來。相同的如相信神是一，是全能；憎惡拜偶像。相信向神祈禱。承認相信祂。相信神聖啟示，接受舊約和福音書。認為耶穌是彌賽亞，是神的道；認為他沒有犯罪。相信有天使和撒但。相信信徒有其責任。相信復活、永生，將來的獎賞和懲罰。在提出不同時，傳道者只需誠懇地說出不同來，而不是迫使他人信服。[38] 不同的如伊斯蘭教以《古蘭經》為最完美的啟示；在耶穌的身分上，伊斯蘭教以他不是神，是馬利亞的兒子；達致救恩的方法等。[39]

第三，他教導不要作不友善的批判，只需要向穆斯林指出基督是救主。梅益盛列出了他眼中伊斯蘭教的缺乏，並提出一個試驗的方法，就是信仰對生命的果效。[40]

總之，意識有誤解的可能；在相同和不同上，從相同開始；以友善誠懇的態度闡明不同。要宣告的是福音——基督是救主。

---

[38] Isaac Mason, "Hints for Friends of Moslems," 2-3.

[39] Mason, "Hints for Friends of Moslems," 3-5.

[40] Mason, "Hints for Friends of Moslems," 5-6. 梅益盛提到了當代一些人的想法：啟示的宗教的價值，不在於宣告的信經，而在於生命的果效。在傳教士中有自由派的基督徒。

四　梅益盛文字工作的評析

以下為梅益盛文字工作的分期和原則，以及筆者對之的評論：

（一）預備穆宣傳道人的文字工作分期

梅氏的預備穆宣傳道人的文字工作可分四期：甲、翻譯重要專書期（1919-1920年、1925-1926年）；乙、預備中國伊斯蘭教書籍和基督教書籍清單期（1925年、1927年、1925-1936年）；丙、為福音進路著述期（1928-1932年）。以下筆者將按這分期評析梅氏的文字工作。

甲　翻譯重要專書期（1919-1920年、1925-1926年）

梅益盛於1919年至1920年前後翻譯了一些重要基督教穆宣資料。在這之前，梅氏首先預備了一份穆斯林詞彙（*List of Chinese-Moslem Terms*, 1919; rev. ed., 1928）作為翻譯的基礎，以助良好的翻譯，讓中國穆斯林讀者以自己熟悉的詞彙明白資料的內容。梅氏在評論書籍的翻譯素質時，也以這方面的因素作為準則：（a）穆斯林的詞彙；（b）翻譯的正確和一致；（c）翻譯為白話文，至於文言文對普羅大眾太艱深；（d）保留阿拉伯語標題、文字，甚至雙語。因穆斯林很尊重這語言。這些因素主要考慮文字傳遞的對象的認知能力和喜好。

1923年，一份《在穆斯林地的基督徒書籍》（*Christian Literature in Moslem Lands*）——在伊斯蘭國家中穆斯林和基督徒出版社的活動研究報告，[41] 提到中國穆斯林的情況：「為穆斯林出版的書籍表是一目了然，顯示不用一塊錢可買得到全部為中國穆斯林出版的書籍各一本。」（"A glance at the table of Literature issued for Moslems shows that less than one dollar would purchase a copy of every book issued for Moslems in China."）這反映過去穆宣文字工作不足，傳道者需要加把勁預備更多書

[41] "New Literature," *Friends of Moslems*, October 1929, 1.

籍。梅氏於是繼續努力搜集有關書籍，在1925年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圖書館的中國基督教出版清單中，他選了兩本於1925和1926年間加以修正、重寫並重印。在1930年梅益盛預備的由中華廣學會出版的基督教書籍清單中，包括了十一本他一手處理的基要專書。從梅氏的文字工作可見，他是增加高素質的穆宣專書，包括編著和翻譯兩方面。

乙　預備中國伊斯蘭教書籍和基督教書籍清單期（1925年、1927年、1925-1936年）

中國伊斯蘭教入華雖超過十二個世紀，但早期留下的只有石刻；至於中文書籍，傳教士卻未能找到任何三百年前的書。[42]

當梅益盛着手搜集中國伊斯蘭教書籍時，他已經意識到作為局外人的困難，就如瞎子摸象。偉烈亞力於十九世紀中只找到五本書，但這並不等於中國伊斯蘭書籍就只有五本。梅氏寫道：「當偉氏著書的時候，其實有很多其他伊斯蘭教書籍存在。而自他的日子以後便有一些製造書冊活動。」[43]

不過，十九至二十世紀中國伊斯蘭教的書冊卻多起來了。至於更正教傳教士來華卻是從十九世紀初開始，基督教為接觸穆斯林而翻譯的書籍，大概也是自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起出版的。與基督教為接觸穆斯林而出版的譯著比較，中國伊斯蘭教的書籍較多。為甚麼？除了人力懸殊和起步時間晚是其中原因外，也可從傳教士如何衡量中國伊斯蘭教書籍考慮：「……這些書籍主要跟隨穆斯林中間普遍的教導，以致任何講述伊斯蘭教的良好英文書都能使讀者如看了中文書般認識中文書的內容。」[44] 如此說來，中國伊斯蘭教的書籍雖多，但依梅氏看來，不少

[42] Mason, "Notes on Chinese Mohammedan Literature," 172-73.

[43] Mason, "Notes on Chinese Mohammedan Literature," 173.

[44] Mason, "Notes on Chinese Mohammedan Literature," 173.

在內容上是大同小異的。一個伊斯蘭教的局外人，並且是以英文為母語的，可能在這點上使人信服嗎？

1925年完成〈中國伊斯蘭教書籍記錄〉時，梅益盛共找到318項，而他更着力找出原本，結果也找到超過240本，其中有大有小，一般愈遠古愈有分量。在簡介和簡評上，梅氏面對另一個局外人的困難，就是如何處理阿拉伯語的書冊。在他的書籍記錄中，有些是只有書名而沒有內容的，這是因着兩種情況：一是沒有找到原本，一是因為全部內容均是阿拉伯語寫成的。[45] 這些記錄並不是為出版和發行全部書籍而準備，而是希望讓讀後感到有興趣的人繼續進深研究。[46]

梅氏還遇到一個分類的困難：書籍有歷史、教義和生活、《古蘭經》和聖訓、禮儀、教育、科學和地理、語言及爭議。其中不少伊斯蘭教書籍像概論，簡單地包羅全部；而近期書籍不少是重複之前的。[47] 最終，梅氏選擇不分類，只照韋氏拼音（Wade-Gales System）的字母排列，這方便了外國傳教士，但對沒有拼音法知識的中國傳道人來說並不容易搜尋。

梅益盛繼而着手基督教穆宣書籍記錄，至1927年完成。在這些書籍名單中，同時也有漢口聖教書會（聖教書會代理）售賣的穆宣書籍。[48] 此外，他從基督教機構的圖書館中也獲得不少書單。在搜集書籍上，梅氏藉着中國各地聖教書會、基督教出版機構及圖書館，以及中國穆民交際會的畢敬士（Rev. Claude L. Pickens）的幫助，搜集基督教穆宣材料；而《友穆》這季刊也可作為平台請弟兄姊妹給予資料和建

---

[45] Mason, "Notes on Chinese Mohammedan Literature," 173-74.

[46] Mason, "Notes on Chinese Mohammedan Literature," 173.

[47] Mason, "Notes on Chinese Mohammedan Literature," 173.

[48] "Publications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Friends of Moslems*, January 1930, 13-16.

議。[49]傳教士不僅能互享在中國的資源，也能收集中國以外的穆宣資料，如來自非洲埃及並尼羅河一帶的（Nile Missions Press, W. H. T. Girdner of Cairo），以及來自印度地方的（Dr. Rouse of India），因非洲和印度也是傳教士向穆斯林傳道之地。[50] 由於翻譯書冊來自不同地方，不僅語言不同（阿拉伯語），在故事人名和例子上，都帶着當地的文化色彩，一般不適合中國人。如《阿瑪耳之債》的喻道故事，譯者J. Vale並沒有將中東人名字阿瑪耳本土化，改換為中國人名字。故事內容述說一個欠主人債的人（喻罪人），主人的兒子（喻耶穌）願意替欠債的人還債，卻被拒絕；最後，這欠債的人（喻拒絕恩典的罪人）被主人趕走，並在困苦中死去。梅氏認為這故事很好，他提到故事比喻耶穌和罪人的關係；他認為能夠帶出福音重點就是好。不過，梅氏還未能覺察到，除貼切的喻道故事外，也需要本土化或處境化的包裝。中國以外的文化仍會帶來信息的阻隔。

自梅益盛退休離開中國後，他搜尋伊斯蘭教在中國裏外的新發展，包括國外的阿赫邁底亞運動，以及國內的《古蘭經》翻譯[51] 和報刊雜誌如《月華》，[52] 並成達師範學校及其出版的介紹。[53] 1936年的中國伊斯蘭教書籍記錄補充，重要的部分梅氏早於之前第一時間逐一介紹了。[54]

---

[49] "New Literature," 1.

[50]〈為中國穆斯林的基督教書籍記錄〉中有提到Nile Mission Press、開羅及印度提供的資源。

[51] Isaac Mason, "The Koran in Chinese," *Friends of Moslems*, April 1932, 20-21; Isaac Mason, "A New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Koran," *Friends of Moslems*, April 1934, 25.

[52] Isaac Mason, "Review of Moslem Magazines and Books," *Friends of Moslems*, April 1933, 26-27.

[53] I. Mason, "Moslem Teaching（穆民教訓）," *Friends of Moslems*, April 1933, 28.

[54] Isaac Mason, "Published by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of China," *Friends of Moslems*, January 1930, 15-16; Mason, "Published by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of China," 15-16; Isaac Mason, "Moslem Publications in Chinese," *Friends of Moslems*, April 1931, 24-26; "Review of Moslem Magazines and Books," *Friends of Moslems*, April 1933, 26-28; "A New

丙　為福音進路著述期（1928-1932年；參三〔二〕）

在面對伊斯蘭教的進路上，梅益盛假設彼此間可能會產生誤解，卻要盡量讓雙方真正聽到對方的聲音。他強調要從相同教義入手，進而以誠懇友善的態度說出不同的教義。這樣不會叫人只着眼不同而看不見相同，也不會忽視事實上中間的差異。誠懇友善的態度可減少爭辯，不會帶來不被尊重的不快感受；卻把焦點放在尋求真理和事實上。此外，梅氏重視福音內容而不是護教，叫人有機會清楚聽到福音和明白其中福音的功能。

（二）對梅益盛穆宣文字工作的評論

梅益盛在中國伊斯蘭教書籍的研究上是局外人，在基督教穆宣書籍上則是局內人。筆者對他的文字工作的評論將就三方面來考慮：一是文字的資源；二是傳遞知識的直接對象，如兩個書目的對象是西方傳教士和中國傳道人；三是從傳道的角度考慮福音對象（即中國穆斯林）的需要和認知能力。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Koran," *Friends of Moslems*, April 1934, 25; "New Moslem Publication," *Friends of Moslems*, 39; "Chinese-Moslem Publication," *Friends of Moslems*, October 1934, 71-73; Isaac Mason, "Chinese Moslem Primers," April 1935, 37; "Literature, Moslem and Christian," *Friends of Moslems*, July 1935, 54-55; "Moslem Book Reviews," October 1935, 78. 梅益盛介紹穆斯林報刊雜誌和《古蘭經》時已經退了休，但文字事奉並沒有停止。還有，筆者發現，梅氏於1925年後介紹的新穆斯林出版書籍有部分並沒有包括在1937年的〈中國伊斯蘭教書籍補充記錄〉裏，如《伊斯蘭教：人性的宗教》（*Islam, the Religion of Humanity*，引論是由一個歸信穆斯林所寫的）、《穆聲報》（*Mohammedan Voice*）、《月華》（*Yue Hwa Magazine*）、《清真教典速成課本》（*A Concise Primer of the Canons of Islam*）和《小學經文課本》（*A Primer in Arabic*）、《正教幼學》（*A Moslem Catechism for the Young*）、《小學教義課本》（*Lesson Book of Religious Doctrines, for the Young*）；《本課成速典教》（*The "Quick Method" Lesson Book of the Moslem Religion*）；《本課教義》（*Primer of Doctrine, Part 1*）、《本課之經》（*Primer of Arabic*）、《伊斯蘭教》第一冊（*The Religion of Islam*, vol. 1）；《伊斯蘭的認識》（*The Recognition of Islam*）；《使人自由的律法》（*The Law of Freedom*）；《回教常識小叢書》。這些書有可能是改了中文名或英文名譯得不一致。至於〈為中國穆斯林的基督教書籍記錄〉則缺了《阿拉伯遊記》（*Arabia in Picture and Story*）、《回教與基督教合論》（*A Primer on Islam*）、《中國穆斯林用詞》（*List of Chinese-Moslem Terms*, 1919, 1928）。

梅益盛作為伊斯蘭教的局外人——以英文為母語的非伊斯蘭教人，在處理中國伊斯蘭教書籍時遇到以下困難：

第一，限於資源的認識：偉烈亞力作為局外人只按自己搜尋獲得的來衡量伊斯蘭教在中國的文字事業；而事實上，他沒有搜尋到的數量也不少。誠然，梅益盛也如是，受書籍資源影響研究結果，只是他比偉氏搜尋到更多的書籍而已。

第二，梅氏作為局外人，面對為數不少的中文伊斯蘭教書籍，當他基於伊斯蘭教信仰是普遍的，便衡量大部分伊斯蘭教書籍的內容大同小異，這容易叫他忽視未理解的不同部分，有機會陷入「只看相同點而忽視其中的不同點來」的偏差。此外，他雖看見一些中國社會習慣對中國伊斯蘭教的影響，[55] 卻忽視中國本土地域處境下宗教的重新塑造的可能性。

第三，梅氏作為局外人，對全是阿拉伯語的伊斯蘭教徒書籍的態度是略去，他的做法是記錄書名，但略去內容。[56] 故此，記錄中只有書名的，可能是他手上沒有書，也可能是他只有該書的阿拉伯語版。

第四，梅氏作為局外人，對書籍內容分類也有困難。他雖大概知道內容包括歷史、教義和生活、古蘭經和傳統（注：聖訓）、禮儀、教育、科學、地理、語言、爭議；教義和生活類別的書籍最多，[57] 但他仍照韋氏系統的字母排列。

在梅益盛作為局外人以韋氏系統去排列書籍記錄時，他某些西方傳教士的隱性浮現了——他忘記了書籍記錄也是為不諳韋氏系統的中國傳道人預備的。

---

[55] Mason, "Notes on Chinese Mohammedan Literature," 173.

[56] Mason, "Notes on Chinese Mohammedan Literature," 174.

[57] Mason, "Notes on Chinese Mohammedan Literature," 174.

梅益盛作為基督教的局內人，他有以下考慮：

第一，梅氏作為基督教傳道人，他能知道中國內外的宣教資源。在文字著作和編譯成果的資源上，他能選擇的範圍較全面。

第二，在素質上，以福音內容為本。他也因此忘記了在文化上調較的需要，包括將埃及、中東和印度的人物姓名並事件，作本土化或處境化的處理。他的基督教文化比較國家民族文化更突顯。

第三，梅氏重視喻道故事過於護教教義內容。可是基督教資源卻是以後者居多，因此在書籍的記錄上也顯出這種情況——護教教義居多。（注意：在解釋教義時，以聖經佐證。）

第四，梅氏考慮了所傳遞知識的直接對象的文化，包括使用穆斯林的詞彙和保留阿拉伯語的題目。這有助穆斯林對基督教文字的理解，但也或會使之誤解，以穆斯林名詞的內容理解之。

五　總結

毋庸置疑，梅益盛在穆宣文字工作上有豐富的貢獻。他作為揀選資料和譯著的人，一方面帶着顯然的傳教士傳道的關懷，包括福音的內容和對象詞彙的理解，提升他的譯著的素質；不過，另一方面他也具備隱性的傳教士個人習慣和輕忽，如韋氏拼音對中國傳道人的不便、中國人對其他穆斯林地的人物姓名感到陌生、翻譯上材料受已有的範圍局限，以及他的神學立場如其他宗教也有導人向善的素質，導致將伊斯蘭教的書籍加上自己的勸說而放在基督教的書籍名單內等。梅氏未能在這些方面有足夠的批判，以致在譯著的事奉上也未能有更大的突破，包括以中文書名的筆畫排列，甚至分類排列；在譯著上本土化和處境化；以及在喻道故事的增加創作等。在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對話上，或是雙方宗教知識的傳遞上，宗教知識的分類、在翻譯上文化的調適，以及本地的福音創作，都是需要的。

撮　　要

本文研究二十世紀初梅益盛（Isaac Mason）為基督徒傳道人接觸中國穆斯林的知識準備。作者首先建構了梅氏為向穆斯林傳福音預備的基督教書冊的歷史，然後就着梅氏在伊斯蘭教知識上作為局外人和在基督教知識上作為局內人的因素，來評論他的文字工作。

ABSTRACT

The paper studies Isaac Mason's knowledge preparation for the evangelists' encounter with the Muslims of Chin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author first works out the history of Mason's work on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prepared for Muslim evangelism, then comments on Mason's work in view of him having an outsider's point of view to Islam and an insider's point of view to Christianity.